

寧波府志卷之十九

寧波府知府富平曹秉仁纂修

名臣

士君子釋褐登朝孰不欲勲勒鼎彝聲施竹帛垂顯
名於奕禩自才品不同則建豎各異寧自春秋時文
種卽以霸才顯迄今後先輝映者更自不乏或內而
卿貳或外而封疆俱爲國家建非常之績雖去今已
數百載或數十載而表表姓氏兒童婦女猶皆喜談
而樂道之豈不增光史乘乎志名臣

寧波府誌

卷之十九 名臣

宋豐稷

字相之鄞人登嘉祐四年進士第爲穀城令以
廉明稱知封印縣神宗召對擢監察御史治參
知政事章惇請託事無所撓出惇陳州屢遷右司諫
改國子司業起居舍人歷太常少卿國子祭酒除刑
部侍郎兼侍講哲宗親政召內侍在外者樂士宣等
數人稷言陛下初親萬幾未聞登進忠良而首召近
倖恐上累大德以集賢院學士知穎州江寧府兼吏
部侍郎又出知河南府加龍圖待制徽宗立以左諫
議大夫召道除御史中丞入對與蔡京遇京越班揖
曰天子自外服召公中執法今日必有高論稷正色
答曰行自知之是日卽論京姦狀又乞辯宣仁誣謗
之禍且言史臣以王安石日錄亂神宗實錄今方修
哲宗實錄願申諭之時宦官漸盛稷懷唐書仇士良
傳於帝前讀數行帝曰已諭稷爲若不聞者讀畢乃
止曾布得助嬖睚將拜相稷約其僚共論之俄轉工
部尚書兼侍讀布遂相稷謝表有佞臣語帝問爲誰
對曰曾布也改禮部哲宗升祔議功臣配享稷以爲
當用司馬光昌公著又言陛下以建中靖國紀元臣

謂尊賢納諫舍已從人是謂建中不作奇技淫巧毋使近習招權是謂靖國以副體元謹始之義禁內織錦緣宮簾為地衣因稷言詔罷之稷盡言守正帝將處之尚書左丞而積忤貴近不得留以樞密直學士守越蔡京得政修故怨貶海州團練副使道州別駕安置台州除名徙建州稍復朝請郎卒建炎中追復學士諡曰清敏初文彥博嘗品稷為人似趙抃及賜諡得以清名所薦士如張庭堅馬涓陳瓘陳師錫鄒浩蔡肇皆知名當世云

陳禾

字秀實鄞人登元符三年進士初為鄞州司法治獄多平反歷調濰州婺州皆以經學教授召為學

正博士擢監察御史劾奏蔡京子僚何執中壻蔡芝之罪皆罷之遷左正言時童貫擅權與黃經臣省用事御史中丞盧航表裏為姦禾抗疏劾貫復劾經臣怙寵弄權願亟竄之遠方論奏未終帝拂衣起禾引帝衣請畢其說衣裾落帝曰正言碎朕衣矣禾曰陛下不惜碎衣臣豈惜碎首以報陛下言愈切帝改容

寧波府誌

卷之十九 名臣

二

曰卿能若是朕無憂矣陳瓘子正彙上疏攻蔡京下獄辭連禾同議俱除名建炎中詔由蔡京坐貶者皆叙復禾獨不及始禾知和州秦檜以過客干禾禾不禮之故訖紹興時雖子孫訴於朝檜力格不行孝宗朝史浩侍經筵上其所著易春秋語孟解特官其孫正已嘉定初正已請於朝始贈中大夫諡文介

魏杞

字南夫由壽春徙鄞紹興十二年第進士宰涇縣有能名歷宗正少卿隆興時假禮部尚書使金國

時孝宗恥稱臣於金欲改君臣獻納禮以書封授杞杞行近北界心動亟回白帝曰國書封滕不知何事彼震怒凌辱將倉猝占對失國體願陛下諭意臣願以死承詔帝大悟始盡語書旨初帝不言者思杞畏惡辭行耳杞行至盱眙金人以萬騎脅之不為動率奉禮幣以往金主果怒絕飲食困之杞言宋皇帝銳意恢復將使兩國之民俱受塗炭羣臣交奏迭諫故更進和議誠與太上皇帝時言和不同若不允杞死此耳金主悔卒正敵國禮減歲幣舊數以歸孝宗大喜除起居郎遷給事中乾道二年拜同知樞密院事

參知政事明年拜右僕射致政歸隱居小溪遍游諸名山與張良臣相倡酬絕口不言時政卒謚文節

汪大猷

字仲嘉鄞人教授洙之孫直顯謨閣思溫之子也年四歲對客誦孝經至十七章客問末章何以不誦以具慶對客大奇之紹興七年以父恩授江

山縣尉曉暢吏事十五年舉進士授金華丞歷遷大宗正丞兼吏部郎又兼戶部右曹入對言總覈名實責任臣下量能授官毋拘流品孝宗稱之後莊文太子立兼左諭德每侍講多寓規戒遷秘書少監修五禮會要尋兼權刑部侍郎又兼崇政殿說書又兼給事中孝宗每訪朝政闕失大猷所對帝皆嘉獎之權刑部侍郎陞侍講時與廷臣論強盜有犯止宜用六項法帝聽之既而大猷使金仍用舊法還朝自劾求去卒從其議改權吏部侍郎兼權尚書以言去授敷文閣待制提舉太平興國宮起知泉州故事番商與人文關待制折傷皆以牛贖大猷曰安有中國用島蠻人爭鬪非在吾境當用吾法三佛齊請鑄銅瓦三萬詔俗者苟在吾境當用吾法銅不下海中國方禁銷銅守臣督造付之大猷奏法銅不下海中國方禁銷銅

寧波府誌

卷之十九

名臣

三

樓鑰

字大防鄞人舉隆興元年進士中教官科調温州教授為勅令所刪定官修淳熙法議者欲降太學

奈何為其所役卒不與進敷文閣直學士留知泉州踰年提舉太平興國宮改知隆興府江西安撫使以大暑討永新禾山洞寇不利自劾降龍圖閣待制落職南康軍居住沒贈二官大猷與丞相史浩同里又同年進士未嘗附麗干進浩深嘆美之好周施叙內外族為興仁錄率鄉人為義莊割田以倡

釋奠為中祀鑰曰乘輿臨幸於先聖則拜武成則肅揖其禮異矣可鈞敵乎改宗正寺主簿歷太府宗正寺丞出知温州光宗嗣位召對奏曰人主初政當先立其大者至大莫如恢復然當先強主志進君德又曰今之綱密甚矣望陛下軫念元元以設禁為不得已凡創意增益者寢而勿行以保養元氣除考功郎兼禮部吏銓並緣為奸多所壅底鑰盡裁去之改國子司業擢起居郎兼中書舍人繳奏無所回避禁中或有私請帝曰樓舍人朕亦憚之不如且已會慶節上壽扈從班集乘輿不出已而玉牒聖政會要書成

將進重華又屢更日鑰言臣累歲隨班見陛下上壽重華宮歡動宸極嘉王日趨朝謁恪勤不懈竊料壽王聖陛下之來亦猶此也又奏聖政之書全載壽王一朝之事玉牒會要足成淳熙末年之書幸速定其日無復再展以全聖孝於是帝感悟進書成禮試中書舍人俄兼直學士院遷給事中朱熹以論事忤韓侂胄除職與郡鑰言熹鴻儒碩學陛下閱其耆老當此隆冬立講不便宜俾內祠修史少俟春和復還講筵不報寧宗受禪侂胄頗有弄權之漸彭龜年力攻之侂胄轉一官與在京宮觀龜年除待制與郡鑰與林大中奏留龜年於講筵或命侂胄以外祠龜年竟去鑰遂出外尋復奪職告老侂胄嘗副鑰為館伴以鑰不附已深嫌之侂胄誅起為翰林學士遷吏部尚書兼翰林侍講時趙汝愚子崇憲奏雪父冤鑰乞正趙師名之罪重蔡連之誅毀龔頤正續稽古錄以白誣謗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陞同知進參知政事位兩府者五年累疏求去除資政殿學士知太平州辭進大學士提舉萬壽觀卒贈少師諡宣獻鑰

寧波府誌

卷之十九 名臣

四

文辭精博自號攻媿主人有集一百二十卷子淳終屯田郎中問學似其父幼子治終權兵部侍郎

張慮

字子宓慈溪人慶元二年進士教授臨江為浙東帥屬帥令督新昌舊逋手書以諫謂越人飢病之

後宜喚咻撫摩今夏稅尚當寬期以少還已耗之元氣豈可復理舊逋耶力辭不行主管戶部架閣改太學正轉對言人君當以靜制天下之動今日之治或有拂人心傷國體者宜革之時新進多逞小才害大體故慮言及之帝嘉納焉遷國子博士值金垂亡上疏言昔聞其衰則喜今聞其衰當懼蓋雖足偷一時之安而所當深防者實在於自治邊吏知守邊而不知立國之意繕城郭聚米粟而不卹乎民則其策下矣屢遷著作佐郎兼權都官郎官轉對言邊事有二病議論貴合一而今則病乎雜體統貴合一而今則病乎分遷秘書丞改著作郎以疾乞出外知南康州行樂子儀禮經傳通解內喪祭禮未備慮求善本補之端平初召為國子司業兼侍講入陵來復將議修奉論者未能協一慮議宜遣官肅清中祇奉故事以

禮記月令進講王獄必端平之語因敷暢厥旨力辭勸講之職升國子祭酒以爲月令雖出呂不韋然後天而奉天時此書不爲無助乃因已講者爲十二卷乞按月觀之兼權工部侍郎兼祭酒卒贈四官諡文靖

袁甫

字廣微熒之子鄞人嘉定七年進士第一遷校書郎轉對言邊事之病出通判湖州增積貯核隱產

設要兒局遷秘書郎改著作佐郎知徽州治先教化崇學校訪便民事上之丁父憂服除知衢州立旬講務以禮義淑士心歲撥千緡養士西安龍游常山三邑積窘預借爲代輸三萬五千緡蠲放四萬七千緡郡有義莊買良田二百畝益之提舉江東常平適歲旱亟發庫庾凡州縣窠名隸倉司者無新舊皆住催遣官分行賑濟醫療提點本路刑獄兼提舉移司番陽時霜殺桑諸郡被水連請於朝給度牒二百道賑恤之郡城大火疏言火起都邑天意蓋欲陛下因其所可見察其所不可見率厲羣工大昭黜陟與天下

寧波府誌

卷之十九

名臣

五

更始行部問民疾苦薦循良劾奸貪決滯獄所至詣學官講說歲大旱請於朝得度牒緡錢綾紙以助賑恤疫癘大作創藥院療之前後持節江東五年所活無算轉將作監領事如故帝親政以直徽猷閣知建寧府明年兼福建轉運判官遷秘書少監入見甫奏無逸之義言知稼穡艱難卽逸欲之念不起遷起居舍人兼崇政殿說書奏剛之一字最切於陛下如元帝文宗果斷不用於斥邪佞反用於逐賢人由不識剛德之真所謂真剛者當爲必行不當爲者則斷在勿行時相鄭清之以國用不足履畝使輸券嘗講罷帝問近事甫奏惟履畝事人心最不悅帝爲惻然時朝廷以邊事爲憂史嵩之帥江西主和議甫力疏其非計不報遂乞歸不允授起居郎兼中書舍人未幾擢爲之刑部尚書乃出甫知江州改知婺州嘉熙元年遷中書舍人入見帝問邊事甫奏當以上流爲急議和恐誤事又奏備邊四事嵩之移京湖沿江制置使知鄂州甫復奏嵩之輕脫難信疏留中不行翊日權吏部侍郎引疾至八疏遂歸從臣復合奏留之累

命皆辭不拜遷兵部侍郎入見奏江潮暴涌旱寇爲虐楮幣蝕其心腹大敵剝其四支危亡之禍近在旦夕乞秉一德塞邪徑遷吏部侍郎兼國子祭酒時邊檄日至甫條十事至爲詳明權兵部尚書兼吏部尚書卒贈通議大夫謚正肅甫受學家庭又從事慈湖得傳心學之要故其信道甚篤居家嚴正終日無惰容切於愛民所至有惠政立朝正直無所阿附王應麟謂近世掄魁之有益世道者甫一人而已

趙與權

字悅道鄞人太傅忠獻公希言子登嘉定七年進士歷陞直寶章閣知安吉州懸銅鉦於門欲訴者擊之有富民愬幼子逮付獄徐廉之乃二兄強其父析業而遷怒反覆開諭遂忻然感悟又娶婦僅一子亦訴不孝留之郡廳日爲饌俸其子饋焉晨昏以禮未周月母子如初二家皆畫像事之擢戶部侍郎兼知臨安府浙西安撫使剖決明暢罪者咸服凡所論奏皆極愷切遇火災則請祇畏天威思以實德及民始自上躬痛加節約廣推賑恤論楮幣則謂士大夫不清白奉法虔恪雖日易一法無救於弊要在

寧波府誌

卷之十九

名臣

六

別邪正警偷惰獎用恬退質直之士以絕躁競浮靡之習清心寡欲以革酣歌黷貨之風其機皆自上始既而力求奉朝請出關會飢民相攜溺死帝仍付臨安府事恩例視執政與權涕泣奉詔亟榜諭毋死上則祈哀公朝下則推誠勸分甘雨隨至米商來集流移咸歸力求納祿即日絕江去帝爲悵然與權三爲府尹盡力民事都人稱趙端明必手加額曰趙佛子也久之以待讀名對言爵祿之濫因及國本事在講筵言以壞症付庸醫徒運巧心僅支殘喘天下事尚堪再誤耶時相忌焉帝以安貧樂道植節秉忠八字賜之先是有疾再三乞致仕俱不允賜泰卦詩忠邪辯拜少傅卒遺表猶不忘規正贈少師追封奉化郡王謚清敏累贈太師與權嘗謂士大夫有貪聲則雖奇才與學徒以蠹國害民故歛之夕金帶猶質錢民家

陳瑛

字和仲鄞人四歲值叔祖平喪樓鑰弔之出揖如成人鑰指鑰銀杏使屬對瑛應聲曰金桃問何

所據對以杜詩鸚鵡啄金桃餽竦然異之及長干言
立就試江東轉運及禮部皆第一嘉定十年登進士
第調黃州教授喪父毀瘠考古禮行之師事楊簡攻
苦晝夜不怠免喪史彌遠當國謂之日省元魁數于
人狀元魁百人恩數踰等盍令省元初授堂除教授
自君始頃日廟堂之議甚盛自頃始得無嫌乎徑部
注處州教授以去理宗卽位上封事言人心不合紀
綱不振風俗不淳直聲大著與郡守高似孫不合去
名爲太學錄轉對言日月逾邁事會莫留始之銳久
則忘始之明久則昏垂拱仰成不可因以負有爲之
志遵養時晦不可因以失乘時之機帝嘉納之遷太
學博士宗正寺主簿太常博士獨爲袁燮議諡餘皆
閣筆李全在楚州有異志因告彌遠宜痛加警悔以
回羣心蚤正典刑以肅權剛大昭黜陟以飭政體不
納未幾賈貴人入內又言乞去君側之蠱媚彌遠名
頃問日吾甥始奸名耶頃日求士於三代之下惟恐
其不好名力丐去添差通判嘉興府彌遠卒召爲樞
密院編修官入對首言天下之安危在宰相南渡以

寧波府誌

卷之十九

名臣

七

以來屢失機會秦檜死所任不過萬侯高沈該侂冑
死所任不過史彌遠此今日所當謹也次言內廷當
嚴宦官之禁外庭當嚴臺諫之選於是宦官陳洵益
陰中之監察御史王定劾頃出知常州改衢州寇十
日發際坑遵江山縣而東頃獲寇謀遣人致牛酒諭
以改業自首者日以百數獻器械者重酬之遂潰散
徙福建轉運判官踰年遷浙西提點刑獄徙知安吉
州以吏部侍郎召及爲國子司業諸生相慶得師歷
陳明用舍以振紀綱躬節儉以汰冗濫屏姦妄以厲
將士抑貴近以寬糶糴結鄉社以防竊發黜增創以
培根本諸事諫議大夫金淵見之怒頃乞補外不許
又辭免和糶轉官賞亦不許知溫州未上以言罷頃
家居泉石自娛四方學者踵至輕財急義一言之出
終身可復子蒙年十八上書論國事爲太府寺主簿
入對極言實似漢之相時國政闕失貶建昌軍簿
錄家惟書畫琴棋德初

定十三年始登進士

之請諒倡導一人軍器監丞張瑄奏請改元都城火應詔極陳時政

之教端平初鄭清之當相振振淹滯一時名流皆起

彌得監都進奏院轉對有君子小人才不才之奏

及護蜀保江之策嘉熙改元都城火應詔極陳時政

又謂雪川之變非濟邸本心濟邸之死非陛下本心

以先帝之子陛下之兄乃使不能安其體魄於地下

豈不干和氣召災異乎出提點江東刑獄歲旱饒信

兩康三郡大疫乃釐戶爲五甲乙以等第振糶丙爲

自給丁糶而戊濟全活一百十四萬有奇休寧有淮

民操戈劫財逮捕法曹以不傷人論罪彌鞏日持兵

爲盜貸之是滋盜也推情重者慘數人一道以寧汰

饒州冗兵令下營門大譟乃呼諸校謂曰汰不當許

自陳敢譁者斬咸叩頭請罪諸營帖然名爲司封郎

中以兄子嵩之入相引嫌遂以直文華閣知婺州時

年已七十乞祠里居絕口不道時事自號獨善年八

十卒有獨善先生文集二十卷真德秀嘗曰史南叔

寧波府誌

卷之九

名臣

八

不登宗衮之門者三十年未仕則爲其寄理已仕則爲其排擯嚼然不汚如此

孫夢觀

字守叔慈溪人寶慶二年進士歷武學諭輪對

而不能容玩則雖容其言而不能用力請外添差通

判嚴州主管崇道觀召遷至大宗正丞兼屯田郎官

將作少監知嘉興府仍舊班兼右司郎官將作監出

知泉州兼提舉市舶改知寧國府戶部遣官督賦急

闔郡皇駭夢觀曰吾寧委官以去毋寧病民以留力

勾祠所遣官聞之夜遁丞相董槐召還帝問江東廉

吏首以夢觀對乃遷司農少卿兼資善堂贊讀對言

郡國當爲斯民計朝廷當爲郡國計乞命大臣應目

前主計之臣奪州縣之利而歸版曹者復歸所屬庶

幾郡國蒙一分之寬則斯民亦受一分之賜帝善其

言有爲公論所指目者除職予郡夢觀奏謂王安石

欲去熙寧之君子則名以流俗京卞欲去元祐之君

子則名爲邪黨秦檜欲去紹興之君子則名以異議

李沐陳賈欲去慶元之君子則名以僞學當今復倡

虛議欲盡去更化以來所收召之君子非所以爲世道計遷太府卿宗正少卿兼給事中兼權舍人起居郎入上章辭免授秘閣修撰江淮等路提點鑄錢司公事累遷兼國子祭酒權吏部侍郎奏事抗論益切以集賢修撰知建寧府蠲租稅省刑罰郡人徐清叟蔡抗以爲有古循吏風俄而得疾口授遺表不忘規諫遂卒帝悼其賻銀帛三百夢觀退然若不勝衣然義所當爲奮往直前所居敗屋數間布衣蔬食兄因與夢觀同登進士有文學仕至朝請大夫

王應麟

字伯厚鄞人與弟應鳳同日生九歲通六經父

以侯少緩輒呵譴之由是文益敏疾年十九舉淳祐元年進士從王埜受學調衢州西安簿又調揚州教授嘗言曰今之業舉子者端以沽名得則一切委棄制度典章漫不知省非國家所望於通儒也於是閉門發憤假館閣書盡讀之遂與應鳳相繼舉博學宏詞科嘗被命覆考進士帝欲易第七卷於首應麟讀

寧波府誌

卷之十九 名臣

九

之乃頓首曰是卷古誼若龜鏡忠肝如鐵石臣敢爲得士賀及唱名乃文天祥也歷遷太常主簿極言修攘當急母爲壅蔽所欺時丞相丁大全諱言邊事遂罷應麟未幾大全敗起爲太常博士因星變勸受直言累遷近侍既而忤賈似道語包恢令少貶恢以告應麟曰忤相之患小負君之罪大卒不變遷起居舍人因冬雷極言防奸邪總威福諸事似道益忤決計逐之久之起知徽州其父攜嘗守是邦父老皆曰此清白太守子也推豪右省租賦民以大悅初應麟爲太常博士湯漢爲少卿比屋而居朝夕講道論關洛濂閩江西之同異永嘉制度沙隨古易蔡氏圖書經緯西蜀史學通貫精微剖析幽眇漢曰吾聞士多矣唯伯厚爲真儒使真文忠在願同在弟子列會漢耄年力新去遂薦應麟於賈似道似道復謀逐之以母憂去似道敗復起轉吏部尚書兼給事中丞相留夢炎引用非人應麟繳奏再疏劾之不報出關俟命遂東歸復起翰林學士終不赴居家凡二十二年號深寧老人自爲誌銘年七十四而卒

黃震

字東發慈溪人寶祐四年進士調吳縣尉有能名

錄輪對言當時之大弊曰民窮口兵弱曰財匱曰士大夫無恥乞罷給度僧道牒使其徒老死即消弭之收其田入可以富軍國紓民力時官中建內道場故首及此帝怒批降三秩即出國門用諫官言得寢出通判廣德軍初孝宗頒朱熹社倉法於天下而廣德則官置此倉民困於納息至以息爲本而息皆橫取民窮至自經人以爲熹之法不敢議震曰法出聖人猶有變通安有先儒爲法遂不得救其弊耶况熹法社倉歸之於民官不得與官雖不與而終有納息之患乃別爲置田六百畝以其租代社倉息約非凶年不貸貸不取息郡故有祠山廟奔走遠近之人牲用牛惡少挾兵少舞牡迎神常鬪爭致法又有自嬰桎梏拷掠以邀福及所謂理藏會者震悉禁絕之郡守賈蕃世以權相從子驕縱不法震數與爭論是非蕃世積不堪疏震撓政坐解官尋通判紹興府獲海寇戮之撫州飢起震知其州單車疾馳中道約富人者

寧波府誌

卷之十九

名臣

十

老集城中毋過某日至則大書閉糶者籍強糶者斬揭於市坐驛舍署文書不抑米價價日損親煮粥食餓者請於朝給爵賞旌勞者而後入視州事轉運使下州糶米七萬石震曰民生蹶矣豈宜重困之以沒官田三莊所入應之補刻六經儀禮修復朱熹祠樹晏殊里門坊制祭社稷器復風雷祀勸民種麥禁競渡船焚千三百餘艘用其丁鐵掇軍營五百間皆善政也陞提舉常平初常平有慈幼局爲棄子者設久而名存實亡震謂收哺於既棄之後不若先其未棄保全之乃損益舊法凡當免而貧者許里胥請於官贍之棄者許人收養官出粟給所收家成活者衆震論役法先令縣覈民產業不使下戶受抑於上戶大興水利廢陂壞堰及爲豪右所占者復之收提點刑獄決滯清訟赫然如神明御史中丞陳堅以讒者言劾震去遂奉雲臺祠賈似道罷相以宗正寺簿名將與俞浙並爲監察御史有內戚畏震直止之而浙亦以直言去移浙東提舉常平時皇叔福王與芮判紹興府遂兼工府長史震奏曰朝廷之制尊卑不同而

紀綱不可紊外雖藩王監司得言之今爲其屬豈敢
察其非奈何自臣復壞其法因不拜長史命進侍左
郎官及宗正少卿皆不拜歸隱鄣之寶幢山宋亡日
惟一食而死明州自慈湖倡道知有陸學而不知宋
學朱學之興蓋自震始所著日抄一
百卷及卒門人私謚曰文潔先生

明桂彥良

名德稱以字行慈溪人元鄉貢進士爲包山
書院山長改平江路學教授罷歸張士誠方

國珍交辟不就洪武六年徵詣公車以白衣賜宴授
太子正字帝嘗出御製詩彥良就帝前誦聲徹殿外
左右驚愕帝嘉其朴誠因從容奏曰帝王之學具載
於經典謨訓詰願留聖意詩非所急也帝深然之時
選國子生蔣學等爲給事中舉人張唯等爲編修肄
業文華堂命彥良及宋濂孔克表爲之師彥良荷帝
知遇知無不言每侍帝必以二帝三王爲本而折衷
於孔孟要以明聖學格君心爲務至於歷代治忽啓
迪不倦誠意懇至無不當帝心至書其語揭便殿七
年長至詞臣撰南郊祝文用予我字帝以爲不敬彥

寧波府誌

卷之九

名臣

十一

良曰成湯祭上帝曰予小子履武王祀文王之詩曰
我將我享帝色霽曰正字言是也時御史臺具獄帝
令彥良與東宮覆讞彥良所論釋者數十人帝在軍
中時多怒久而成疾彥良勸以懲忿之功十一年遷
晉王府右傅帝親爲文賜之彥良入謝帝曰江南儒
者惟卿一人對曰臣不如宋濂劉基帝曰濂文人耳
基峻隘不如卿也彥良至晉製格心圖獻王後更王
府官制改左長史朝京師上太平治要十二策帝曰
彥良所陳通達事體有神治道世謂儒者泥古不通
今若彥良可謂通儒矣十八年請告歸卒從子宗儒
宗蕃俱貢生預修永樂大典書成宗儒授蘄州同
知有惠政以薦擢翰林修撰宗蕃未授官以病歸
錢唐字惟明象山人長身玉立才氣卓越博通經史與
策稱旨特授刑部尚書名講堯舜典及大禹謨陞立
而對或糾以草野不知君臣禮唐正色曰以古聖王
言敬陳於陛下不跪不爲倨因并諫官中不宜揭武
后圖忤旨待罪午門外至日昃賜飯卽命撤圖一日

詔孔子釋奠止行曲阜天下不必通祀唐上書力諫言孔子垂教萬世天下共遵其教故天下得通祀孔子報本之禮不可廢令遂止又帝嘗覽孟子至草芥尅讎語大拂意謂非臣子所宜言議欲去其配享詔敢諫者罪以不敬命金吾射殺之唐抗疏入諫袒胸當箭曰臣爲孟軻死有餘榮上感其誠懇命太醫院療其箭瘡孟子配享得不屢比老乞歸後謫壽州卒

陳敬宗

字光世慈溪人永樂二年進士選庶吉士進學文淵閣與修永樂大典書成授刑部主事又與

修五經四書大全再修太祖實錄授翰林侍講以內艱歸宣德元年起修兩朝實錄尋轉南國子監司業九年秩滿遷祭酒敬宗美鬚髯容儀端整步履有定則力以師道自任立教條除陋習六館士千餘人每升堂聽講設饌會食整肅如朝廷稍失容卽令待罪堂下僚屬憚其嚴誣以他事訟之法司周忱與敬宗善曰盍具疏自理爲屬草辭稍遷就敬宗驚曰得毋誑君耶不果上事亦竟白滿考入京師王振欲致之

寧波府誌

卷之十九

名臣

十三

不可得知與忱善令通意敬宗曰吾爲諸生師表而私謁中貴何以對諸生忱退謂振曰陳公備強未可以勢力致顧善書法試以禮幣求書彼來謝或可致耳振遂貽文錦羊酒求書程子四箴敬宗書訖署名而已返其幣終不往見在太學十七年不調王直爲吏部尚書從容謂曰先生官司成久將薦公爲司寇敬宗曰公知我者今與天下英才終日議論顧不樂乃樂與墨囚相對卽遂止敬宗善飲數斗不亂襄城伯李隆守備南京每留飲坐客酩酊敬宗言貌儼然若未嘗飲者聲伎滿左右竟日舉杯未嘗一盼其嚴謹如此景泰元年與尚書魏驥同引年致仕家居不輕出有被其容接者莫不興起後贈禮部侍郎諡文定曾孫文謨嘉靖四十一年進士官刑部主事以抗直稱

陳本深

字有源鄞人登永樂六年鄉薦適詔甲乙榜有

事善發摘畿內盜殺人亡匿有司繫無辜十八人於獄本深以計獲盜十八人皆免進員外郎宣德五年

伏壯士持槍之案其屍以出一郡大驚自此豪猾歛跡本深乃崇尚寬大作興士類飭治學官築堤防成橋梁百廢具舉郡用大治樂安大盜曾子良聚衆萬餘據大盤山爲寇本深以地逼永豐督千戶王業率兵往禦寇果侵境大破之殺子良九載當遷吏民相率奏留之詔予正三品俸本深初涖郡政舉大綱不屑苛細比巨豪旣蠲屬邑順治益開疏法網與民相安每晨起視事關人報無事輒休間有訟訴輒呼至榻前析其曲直而遣之亦不受狀值秩滿入覲遂請老前後守吉安十八年旣去郡人肖像祀之

宋琰

字廷圭奉化人永樂十三年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尋侍太子監國南都召入預修大典書成授中書舍人洪熙元年入史館纂修兩朝實錄宣德初陞禮部主事五年以親老懇歸省未逾月驛召入史館

寧波府誌

卷之十九

名臣

十三

纂修宣宗實錄丁艱服闋轉吏部考功司主事入直內府正統九年遷河南右參政汝陽旱蝗籲天引罪自咎俄禿鶯數千食蝗無遺雨如注歲轉豐大學士高穀兵部尚書于謙作旬宣異蹟紀其事景泰四年進太僕寺卿尋遷兵部右侍郎土木之變于謙總督軍務區畫厝置多所裨益云

黃潤玉

字孟清鄞人五歲侍母病夜不就寢十歲見遺金不拾十三歲值永樂改元命徙閭右實北京

其父當行詣官請代官少之對曰父去日益老兒去日益長官從之踰年抵京受廩都城外十里所沙漠寒迥無人烟與同役築室成比閭墾圃鬻蔬以爲生兼應徭賦稍隙輒肆力於學以已心爲嚴師而漸造於聖賢擇然後語動無所苟有富翁僅一女招潤玉寓其家與同賈竟辭或問之曰瓜田不納履也里中多從之因數且學十八年舉京闈薦授建昌府訓導丁父憂改訓南昌府學用薦拜交趾道監察御史彈劾權貴無所顧出按湖廣斥藩臬郡縣不職者至百二十人威望赫然用楊士奇薦遷廣西提學僉事力

昇浮薄士風丕振時寇起兵興吳都指揮妄掠子女
萬餘口劾而歸之副使李立入民死罪數百人亦爲
辯釋南丹衛在萬山中瘴甚戍卒多死爲奏徙平曠
地丁毋憂改湖廣按察使僉事時巡撫都御史李實
張甚藩臬皆折節下之潤玉獨無加禮而連黜墨吏
二人皆其所私也實怒甚劾之降知含山縣盡除諸
宿弊閱蘆場重浚麻湖復所逋租與民均徭平訟尋
請老致仕潤玉之所學一以聖賢爲宗嘗曰明理務
在讀書制行要當謹獨故能以道德文章師表一方
鄉人尊之稱曰南山先生子隆字自立景泰五年進
士授南刑部主事初提牢夜坐庭中有囊投垣人詰
旦持白尚書楊寧發視皆白金乃湖州糧長繫獄求
釋者由是知名陞廣東按察僉事後改福建以巡撫
滕昭薦璽書旌異陞四川按察副使松潘隣於吐番
軍糧仰給內地率費十致一隆議開屯田以內糧易
銀軍民便之遭父喪歸隆從子溥字存吾以貢授蕪
湖訓導作養士氣年八十餘卒隆孫巽字啓亨弘治
十五年進士授南刑部主事積資陞岳州知府門無

寧波府誌

卷之十九 名臣

十四

私謁性質直致仕屬吏餽贐卻不受行李蕭然士民
立石以識去思自潤玉至巽四世皆以清白居官道
義化俗高風偉節巍
然爲四明之望焉

張楷

字式之慈溪人永樂二十二年進士宣德間擢御
史巨盜貝福全繫刑部獄賂獄掾詐死復爲盜楷

劾罷尚書以下十數人直聲震一時出爲陝西按察
僉事陞副使同靖遠伯王驥巡歷三邊上安邊十二
事言多采用正統十二年驛召至京陞僉都御史巡
撫京畿時沙縣賊鄧茂七反入閩相挺爲變先是處
州亦以葉宗留變聞道路洶洶詔都督劉聚統兵討
之命楷爲監軍總制閩浙得便宜行事楷卽日取道
疾馳至閩師次鉛山聞賊圍將樂急卽遣將兼程往
擊之賊大潰保陸山楷方次建寧與聚等謀曰賊亦
疥子也始於有司暴征不能忍宜以朝廷德意撫之
乃遣使邵完書謀局爲正南

令浙兵伏前洋江西兵伏後岸南京兵伏沙溪南以
閩兵孱弱爲賊所易者挑之賊果出戰有頃伏起合
擊大破之餘賊散走楷已預令都指揮壅壅置火器
船中泊溪北灣賊從溪南奪橋渡甫入船火發死者
以萬計官兵急追之生擒七十四人茂七死亂鎗中
獲賊船百十四艘先是都督陳韶陣亡朝命寧陽侯
陳懋平江伯陳豫木兵金濂率師來助會賊新破楷
遂與懋等分地殲其餘黨楷發延平賊遮後洋道楷
以舟師迎之而令劉聚兵潛繞賊背夾擊之至前洋
俘殺無算遂乘勝攻石門攻王臺館直入邵武取峽
陽十九等都寨盡拔之乃結營觀音山下其西爲九
龍山兩山巔皆賊寨師至日已昏卽遣卒五百人入
持二燎環山走達曙以懾賊又選精銳三千持勁弓
巨炮分伏觀音左右麓復遣兵二千駕舟入九龍峽
斧其筏誠曰明日賊必空寨下鬪若等直入據其寨
反攻之比旦賊果空寨下至溪無後不得渡還九龍
而向所遣二千兵已據其寨盡發其滾木檣石下殪
之死者以萬數觀音遂平歐寧賊廖氏以妖術惑衆

寧波府誌

卷之十九

名臣

五

附者若蟻楷身率兵擒之械送京凡破寨三十六招
降八十餘萬人斬獲無算初葉宗留與茂七同起宗
留死陳諫胡繼之都督僉事徐恭討而未克勅楷旋
師犄角之至金華聞徐兵次金公山楷卽倍道進援
至則伐竹製鴨兒笆三百五十面人竊笑之而賊用
長戟其鋒不可犯遇賊樹笆爲壘戟入卽不可復出
賊至楷謂曰鼠狗賊汝不知我斬鄧茂七耶趣降我
賊落膽去楷策其復來卽部署以待明旦賊果益衆
來索戰楷與聚親督陣中佯北賊直先攻中營楷傳
令馬上射者前薄之賊不能支死者三百人左右二
哨合擊賊前突者鴨兒笆格之奪其戟皆赤手走遂
生擒諫胡及其徒百二十人得級六百有奇遁去者
率散處萬山中於是開誠榜諭降者數萬戶計擒渠
魁數十人景泰元年班師入朝時尚書金濂位楷上
而實以勅聽節制且忌楷功因收前矯印榜具進給
事中葉盛等復以前陳韶事爲言適都御史余仕悅
與楷有隙因黜其功削職歸天順元年詔復僉都御
史致仕明年楷入謝因獻中興頌時陝西方用師議

川有文武才者佐之大臣皆薦楷往事竣改命南院事四年冬進萬壽表入京以疾卒楷少孤事母極孝爲人坦易闊達善推轂賢者其學自經史至天文醫卜無不通習善行草篆隸尤長於詩

王來

字元之慈溪人盧氏令桓之孫父伯堦爲金溪令縣有五聖祠能爲禍福求方年少一日持斧往碎

像而燬之撒其祠父奇焉宣德元年與仲弟復同舉於鄉以會試乙榜署新建教諭寧王府祭祀率以諸生充樂舞來請易以道士諸王府設樂舞生自此始用薦擢御史巡按蘇松常鎮四府勅偕巡撫周忱考察屬吏中有請自上裁語來曰賊民者去之恐不速待請後行民困多矣帝爲改勅與之中貴陳武以太后留使江南橫甚數爲來所抑還愬於朝帝問都御史顧佐巡按誰也佐以來對帝嘆息稱其賢及報命獎諭備至英宗卽位擢山西叅政言流民所在成家其招回者每失產復逃去請隨在附籍便又言武臣子弟宜入京學讀書帝皆從之來居官廉練達政事然疾惡過甚與巡撫于謙催督逋賦謙嘗疏薦白代

寧波府誌

卷之十九

名臣

六

至是爲巡按御史曹泰所劾調廣東自此折節爲和平而政事亦修舉遷河南左布政使黃河溢且藺汴城築堤捍之十四年改左副都御史巡撫河南及湖廣襄陽諸府也先逼京師督兵勤王渡河聞寇退引還景泰元年貴州苗韋同烈作亂勢張甚進來右都御史總督軍務會保定伯梁寶都督毛勝方瑛討之至靖州賊掠長沙寶慶武崗來爭公道邀擊俘斬三千餘人餘賊遁去已復出掠來等連戰皆捷同烈以衆數萬據興隆復劫平越清平諸衛來與瑛擊敗之賊退據香爐山陟絕來遣勝瑛與都督陳友三道進而已與寶大軍繼之先後破三百餘寨斬首三千四百有奇賊勢孤遂會師香爐山下發礮轟崖石呼聲動地賊窘懼縛同烈并賊將五十八人降餘衆盡釋之遂移軍清平勦都勻草塘諸賊皆具牛酒迎降四勒石爲平蠻恩信碑奏賊平乞班師詔留來寶鎮撫尋命來兼巡撫貴州廣通王徽燂謀反遣家奴入苗中封其酋楊文白等三人爲侯使攻武崗靖州來等連戰破賊奴悉遁走三年十月召還加兼大理寺卿

寶訴來功大賞薄乞加旌異不報來還存道貴州苗
後反勅回師討之事平名爲南工部尚書陳時政十
二事英宗復辟致仕子鑰中
景泰四年鄉試官監察御史

陸瑜

字廷玉鄞人宣德八年進士授刑部主事陞員外

郎蒞事精勤詳讞明允能聲籍籍慮囚准揚諸部
多所平反廬州有梓人營作巨室以私憾故爲幻技
置屋梁間主執訟於官坐魘魅罪瑜按其牘謂造魘
魅符書呪咀者以謀殺論豈幻技例乎乃坐匠以他
比釋諸郡擊囚三百餘人從末減者以千百數復命
陞郎中在部十八年虔事慎法陞山東右布政使轉
左布政使李賢嘗薦於上天順二年遷刑部尚書帝
語左右曰刑部職司民命廼今得人矣瑜爲尚書十
四年明於法比練習國家典故屢辨滯獄人以不寃
時錦衣指揮門達怙寵作威弘農衛卒誣奏指揮李
斌不軌事下達鍛鍊具獄會廷議瑜獨明其寃達怒
潛瑜私出反者罪帝不聽止誅斌已而達敗言者欲
置之死李賢質於瑜瑜曰達典制獄任情輕重不爲

寧波府誌

卷之十九 名臣

七

無罪然視紀綱馬順則有間矣達卒得不死曹欽之
異謀也變起倉卒瑜昏夜被執旣而辨其爲瑜也口
是素平恕遂釋不害有武夫執欽佃人數百爲逆黨
瑜曰欽謀倉卒諸佃相去或數百里安得一旦與謀
竟不坐瑜用法寬厚類如此致
仕歸十有七年卒賜諡康僖

夏時正

字季爵慈溪人正統十年進士除刑部主事景
泰六年以郎中錄囚福建出死罪六十餘人中

有減死詔充所在濱海衛軍者時正慮其入海島爲
變轉發之山東然後以聞因言凡福建減死囚俱宜
戍之北方法司是其言而請台達詔罪帝特宥之時
正又言通番及劫盜諸獄以待會讞淹引時月囚多
庾斃請令所司斷決詔從之且推行之天下天順初
擢大理寺丞承久之以便養遷南大理少卿成化五年
遷本寺卿明年春巡視江西災傷除無名稅十萬餘
石汰諸司冗役數萬奏罷不職吏二百餘人增築南
昌濱江堤及豐城諸縣陂岸民賴其利嘗上奏不具
齎奏人姓名吏科論其簡恣帝宥其罪錄彈章示之